

金鑰匙

海关文学

何济洲 主编

JINYAOSHI
HAIGUAN
WENXUE

中國海關出版社

金鑰匙

海關 文學

何濟洲 主編

JINYAOSHI
HAIGUAN
WENXUE

中國海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钥匙海关文学／何济洲主编．—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165-713-8

I. ①金… II. ①何…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4478号

金钥匙海关文学

JINYAOSHI HAIGUAN WENXUE

主 编：	何济洲	
责任编辑：	沈楚铃 冯 菲	
出版发行：	中国海关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南路甲1号	邮政编码：100023
网 址：	http://www.hgcbs.com.cn	
编 辑 部：	01065194242-7532 (电话)	01065194231 (传真)
发 行 部：	01065194242-7540/42/44/45 (电话)	01065194233 (传真)
社办书店：	01065195616/5127 (电话／传真)	01065194262/63 (邮购电话)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6号海关总署东配楼一层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90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65-713-8	
定 价：	35.00元	

海关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关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海关文学作为一种行业文学，最近几年，在海关总署领导与相关部门有意识的培育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长篇纪实文学《圣土不老》、《补天裂》、《中国缉私警》和长篇小说《血沃边关》等海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叙事，其作品除了具有文学的共性，更张扬行业自身蓬勃的个性，以铿锵之声与时代共鸣，履践着海关作家们的庄重使命，受到文坛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金钥匙》杂志作为海关总署政治部主管下的内部刊物，几年来，在繁荣海关文学创作，挖掘和培养海关小说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展示其成果的不可或缺的平台。除开以正刊选发关员们的文学作品外，杂志社每年均开展规模较大的小说大奖赛，发现并奖掖人才。前几年，试着出版了供内部发行的纯文学刊物《海关文学原创》，经过这几年的培育、扶持，文学人才不断涌现。考虑时机成熟，今年便向社会推出了这本展示海关精神风貌的《金钥匙海关文学》。

这本由海关人创作的集子包罗文学各个门类，但以中篇小说为主。有海关题材，也有海关人书写的非海关题材，海关题材表现了他们对自身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关切，非海关题材则展现了他们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关注。深处海关生活的前沿的创作者们对自身的生活有更真实的生存体验与更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们的作品因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审美观，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了较完美的结合。

在大的文学框架下，海关文学作为汪洋中一簇小浪正在激荡沸腾……

文学有了深邃的思想，就会变得崇高；作品有了精湛的艺术，就会历久弥新。纵观本集作品，大都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一、海关人物命运与精神困扰

海关题材的三篇力作分别是，张耀峰的《山的后面是云》、贺磊的《蚊

帐》、吴超的《花开夏日》，这三篇文章致力于书写特殊境遇下的人物命运与精神困扰。三篇小说作者身处不同的关区，作品因涂染上鲜明的地域色彩而别有风采。

张耀峰是来自广西的年轻作者，在与越南接壤的凭祥海关供职多年，刚出道，其小说便携带着强烈的个性风采，南方潮热的气息与年轻人刚劲卤莽的血性味道交织在一起，凛冽清新。此次选用的《山的后面是云》，风格有所转变，因以女性为主要角色，比之他过去的作品，多了一份流水似的温婉。许嘉凝的爱人在边关一次执行任务中殉职，她来到爱人长眠的土地，因人及地，渐渐把这片土地熔铸于心，个人私情也因之升华。

重庆作者贺磊致力于在平凡生活中挖掘深意。语言明快，散发着青春活力。《蚊帐》这篇小说初看似乎只是以人物的比对，写一个价值观上二元对立的故事，但是，读到最后，你会看到作者深入人物精神世界的努力，同时对“蚊帐”这一暗喻深深会心。撩开了包裹私密空间的“蚊帐”，也就撩开了那一扇封闭的心灵之门。也许每个人都有这一小块不为人知的隐疾。小说的出色不仅在于作者思维敏锐，能深入人物内心，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叙述语言磊落客观并时刻充满反省意识，因清醒而不入俗套。

厦门作者吴超则擅长借用抒情道具扣开小说之门。《花开夏日》中，厦门风物，描写甚佳，海鲜面、水叶菜、红纱巾、凤凰花……和老城区的复杂暗巷参差交叠，一起构成了海关人员缉私生活的底色。在这篇小说中，作为敌我双方的缉私与走私人员也不那么狰狞相对，都首先是生活在这方水土中的人，充满人情味。戏台一梦、儿女情长，人物与人物纠结、渗透，余韵悠长。

除此，《一念之间》展现了深圳海关紧张繁忙的业务一线，《猴子》写了一个关员与其业务对象机警过招的好看故事，《团圆宴》则写“十年生聚”，以不团圆代团圆，读来怅然。

海关题材最能展现海关行业风采，是海关文学最富特色的地方，业务现场、缉私风云、人物命运，经纬交错，织成文学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二、底层书写与社会关切

海关人写的非海关题材以广州作者老那的《牛事》为代表。《牛事》可以划归为“底层写作”，对底层与边缘人群的关照也是这几年比较常见的文学风景。《牛事》的特别或者说高明之处，就在于作者并不着意于书写苦难，而是通过一个性格非常轴的农民找牛的故事，把乡镇各级官僚机关串联起来，其间人物的嘴脸在颇具漫画式的描摹中栩栩如生地浮凸出来，而作者则在故事很深的地方嘲讽着这一切……其间包蕴的讽刺力量与人道情怀都那么不动声色。

其余，黄飏的《月满月亏》，写了以坤叔为代表的小村中的众多不起眼

的小人物，虽失之驳杂，但是写出了人生命运感……任爱林《玉米王之死》将三个貌似不相干的人物用一出戏勾连起来，匠心独运，虽虎头蛇尾，但是作者对各阶层人物分寸拿捏非常到位，展示了一定的功力。

非海关题材，是海关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首先是社会的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现实的担当。社会题材展现了海关人更广阔的视野和人间情怀。

小说之外，本书还辑录了海关作者历年创作的优秀散文与诗歌。这些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异，或清新隽永，或华丽浓郁，或小巧灵动，或朴拙浑厚。其内容丰富而深刻，或闪烁着理性思辨的光彩，或涌荡着动人肺腑的舐犊深情。这些作品展示了作者的才情，也反映出海关关员丰富的业余生活与细腻的内内心世界。

海关作者为生活写作，为时代放歌。生活给我以爱，我回报生活以歌。时代给我以美，我回报时代以诗的华章。

我们编选《金钥匙海关文学》的宗旨，是展示海关作者的创作收获，并通过塑造文学形象来增强世人对海关的了解。

黄钟大吕的时代，让我们海关的文学爱好者、作家，努力学习科学发展观，坚守文学良知，担当社会责任，写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学作品，反映丰富多彩的海关生活，鼓舞和激励海关人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建功立业。是为序。

左铁

2009年11月4日

目录

MILE

001/中篇小说

003 / 牛事
039 / 山的后面是云
054 / 蚊帐
068 / 花开夏日
114 / 月满月亏
166 / 玉米王之死
183 / 一念之间

老 那
张耀峰
贺 磊
吴 超
黄 飏
任爱林
胡凯玲

207/短篇小说

209 / 团圆宴
221 / 霸王剑
229 / 宝村故事
240 / 谢谢你请我请你吃饭
250 / 猴子
259 / 七天七世纪

郭永泉
于 雷
姜晓婧
袁之胤
黄华权
常 宁

263/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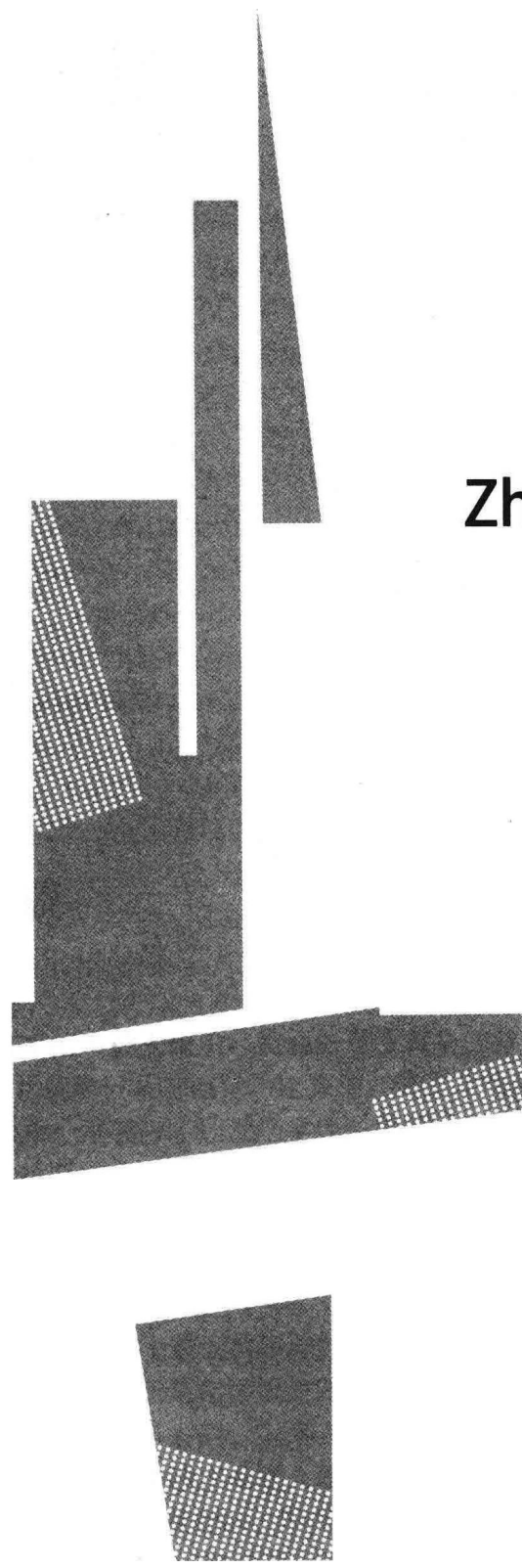
265 / 给远方的女儿
268 / 彩鱼
271 / 创新的天空
274 / 看一眼欧洲
279 / 最后的骑士家园
283 / 从平原到高山攀登
287 / 天使的守望
293 / 天黑的思念
297 / 我是一只候鸟

刘晓辉
何署坤
曾庆龙
徐蕴冬
王 桦
徐捷先
杨 华
非常鱼
段玉莲

301/诗歌

303 / 你是一条河
306 / 山顶
309 / 我在现场
311 / 滴水藏海
316 / 母子情话

张中民
王志军
许永贤
小 刀
王 敏



Zhongpian Xiaoshuo

中篇小说

牛事
山的后面是云
蚊帐
花开夏日
月满月亏
玉米王之死
一念之间

老 那
张耀峰
贺 磊
吴 超
黄 彪
任爱林
胡凯玲

牛 事

老
那

上 篇

一

吴水才的牛被人偷了。被偷的是头黄牛，黄色，左边屁股上长有白色的花纹，形状就像一朵打碗花。这头牛，吴水才的细女茶花就叫它打碗花。

吴水才一早起来，还没吃早饭，就溜达到牛栏，看自家的牛，这不看不打紧，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牛栏空了。本来，这个时候牛应该坐在牛栏正中，眼睛看着门外，嘴巴空嚼着，反刍夜里吃下的草。吴水才走进牛栏，在里面走了一个来回，这才确信牛栏真的空了，不是自己眼花。吴水才的牛——细女茶花的打碗花丢了。

半坡村这天早上最大的新闻自然就是偷牛事件。全村人都来了一遍，勘察吴水才的牛栏。正是吃早饭的时候，有人还在吃，就捧着碗，边吃边走。有结伙来的，有独自去的，人来人往，反正没有一个人愿意落空。勘察的结果自然是一样的，牛确实是被人偷了，不是牛自己跑了。证据嘛，就在牛栏里，系牛的木桩上光溜溜的，没有被割断或扯断的半寸儿绳子。

牛是个老实畜生，谁牵着它的鼻子它就跟谁走，不哼不哈的。想到自己

的老实畜生被人牵走了，吴水才心里就空落落的，早饭自然吃不下。吴水才的干瘪老婆，半坡村人喊王大娘的，捧着饭碗围着吴水才转了两圈，喊他吃饭。吴水才哪有心思吃饭，扬手打了王大娘一巴掌，还在她裆下踢了一脚，骂道：“吃你娘，牛被人偷了，你还吃得下，没心没肺的东西。”王大娘挨了打，脸上火辣辣，下面生痛，倒顾不上，却心痛撒了的饭，一大海碗呢。鸡们飞奔过来，欢天喜地地叫着，庆祝自天而降的食物。王大娘好心没好报，不敢对人撒野，却把怨气发到鸡身上，追着鸡踢打，把鸡追得满天飞。吴水才对人没好脾气，却格外心疼畜生，骂王大娘：“娘卖瘟，你把饭撒了，你不给鸡吃，你给谁吃？”追着王大娘要打，被人拉住了。

拉住吴水才的是苕四儿，他后面还跟着几个人，都是来慰问吴水才的。大家站在老槐树下面。吴水才就喊刚挨过打的王大娘拿烟来散给大家吃。王大娘在屋里摸了半天，然后怯生生地走到门口，问吴水才烟放在哪里。吴水才刚要发火，苕四儿从口袋里摸出烟来，说：“吃我的，吃我的。”给大家散了一轮烟。大家吃着烟，说起昨夜的动静，说是听到了狗叫，叫得很凶。吴水才也听到了狗叫，是狗叫声把他吵醒了，但他没想到狗叫跟自家有关系，翻个身又睡了。早知道就该爬起来，去外头看看，说不定就把偷牛的人抓住了，至少能把他吓跑。

苕四儿说：“都偷到我们半坡村了，可见社会治安真是差了。”

冬生说：“是啊，翻山越岭的，偷一条牛费几天的劲，他也不怕累人啊。”

吴水才吃着苕四儿的烟，突然记起苕四儿是小组长，这事该着落在他身上。就说：“苕四儿，我的牛被偷了，这事你得管啊。”

苕四儿不高兴了，他一早过来，散烟给大家吃，落不到好不说，还惹了一个麻烦。苕四儿把烟屁股一扔，说：“我做么事要管你的牛？”

吴水才说：“你是村民小组组长。”

苕四儿说：“你莫提小组长，我担一个虚名，没职没权，好处没落到一点点，麻烦事一大堆，你快莫提。”

苕四儿在烟屁股上踩了一脚，翘着屁股走了。走了十丈远，甩下了一句话：“娘卖瘟的，选支书的时候不给我投票，现在出了事倒记得我，猪狗不如！”

苕四儿的话大家都听见了，吴水才自然也听得见，他一张脸涨得像猪肝，低头看着自己的脚。

苕四儿一走，大家也跟着走，边走边说着没咸没淡的话：“活该！慰问他，多余。”

猪狗不如的吴水才抬腿就往李家湾赶。王大娘从屋里跑了出来，对着吴水才的背影喊：“你去哪里？吃了早饭再去。”吴水才说：“吃你娘个

脚。”

李书记正坐在自家院子里吃早饭。桌子上放了两个碗，两个盘子，一个碗里装豆浆，一个碗里装肉包，一个盘子里装花生，一个盘子里装皮子，皮子上还压着一根油条。李书记面前放着一个白瓷的茶杯，里面装着像水一样的东西。吴水才知道那不是水，是米酒。这顿早饭自然不是李书记自家做的，他家做不了这么丰盛，该是花山酒店送过来的。

李书记吃了粒花生，抿了口米酒，目光落在门口的水塘上，说：“吴水才，你一大早跑来做么事？”

吴水才说：“李书记，我家的黄牛不见了。”

李书记拿起油条咬了一口，又放回盘子里，说：“黄牛不见了找去啊，找我做什么事？难道要我去帮你找黄牛？”吴水才说：“李书记，我说错了，不是不见了，是被人偷了。”李书记说：“被人偷了也不该找我啊，该找刘村长，他管行政，我管党务。”吴水才说：“这事是该刘村长管，可你是书记，村长听你的，你要是不管，村长也不敢管。”

李书记不高兴了，把抓到手里的粒花生扔回盘子里，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说：“按你这样说，大事小事都该我管，这村长就不需要了。”吴水才说：“李书记，偷牛这是大事啊，该你管。”吴水才顿了顿，等李书记把刚才扔回盘子里的花生又捡起来，扔进嘴巴里，还等他嚼了两口，又说：“李书记，今年选支书，本湾的荅四儿我没投票，我投了你的票呢，我把荅四儿得罪了，全湾的人都骂我。”

李书记呸了一口，把刚吃进去的花生吐了出来，正眼看着吴水才，说：“还真亏了你一张票，要不然我还当不了支书呢。”

吴水才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他不该提投票的事。他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手举到一半，发现李书记站了起来，走进了屋里。李书记站在屋中间，说了句话：“吃个早饭也不能安生。”

吴水才把要打自己的那一巴掌放了下来，打了白打，没人看得见。

从李家湾出来，刚好看到青松的拖拉机从坡下开了上来。吴水才就喊：“青松，你去哪里？”青松说：“去镇里。”吴水才说：“搭个顺风车。”

青松把吴水才丢在派出所门口，开着拖拉机去县水河运沙。亏得有青松的顺风车，要不然吴水才连派出所的门都找不到。他从没跟派出所打过交道，不晓得派出所在哪条街哪条路上。派出所是一栋独楼，三层，两扇大铁门，铁门外面还有一道推拉门，看起来比农业银行的门还坚固，可见里面的人很金贵。这会儿，推拉门给推到两边了，大铁门开了道缝。吴水才走近了，先在铁门上敲了敲，听见里面没动静，就把铁门推开了一点点，铁门吱的一声脆响，把吴水才吓了一跳。

吴水才把头伸进去，扭着头看了一个来回。这是一个大厅，正中一个柜

台，柜台后面两张空椅子，光管儿亮着，把墙壁照得像一张白纸。

吴水才对着二楼喊：“有人吗？”有人回应道：“谁在喊？么事？”

吴水才看见一个人站在二楼楼梯口，膀大腰圆，像孕妇一样挺着个肚子。

是这个样子，青松说的赵所长就这个长相。

吴水才说：“赵所长，我来报案的。”

吴水才坐青松的顺风车没有白坐，学了不少东西。青松说了，这叫报案，他的牛被偷了，是财产损失，这事派出所得管，找李书记没用，找刘村长也没用。

赵所长说：“报么事案？快点讲，我一会儿要去吃午饭。”吴水才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原来十一点半了，自己还没吃早饭呢。

赵所长走下楼，走到柜台里，拉过一把空椅子，坐下，又从柜台里扯出一个本子，摸出一支钢笔，看着吴水才。

赵所长说：“么事案子，你倒是说呀。”吴水才说：“我的牛被人偷了。”赵所长说：“又是偷牛，我都跟你们说了，叫你们买保险，你们就是不买，牛一不见了就来找派出所，派出所哪里管得过来？”吴水才说：“你没叫我买保险。”赵所长说：“我是没叫你买，你还轮不到我来叫，叫了你也不会买。”

赵所长把笔一扔，把本子往柜台里面一推，站起来，说：“我没空理你，我要去吃饭。”

赵所长把吴水才推出大门，关了里面的铁门，铁门咔嚓一声锁上了。外面的拉门他没管，径直走了。吴水才追着赵所长走了几步，问：“赵所长，我的案子么样办呢？”赵所长没好脾气，不耐烦地说：“你那叫么事案子，白沙镇方圆几十公里，每天偷盗案几百宗，我要是都管，我坟墓上的树都可以挡太阳了。”

吴水才站着发了会儿呆，肚子开始造反了。他看见派出所对面有个卖粑的摊子，就走了过去，问粑多少钱一个。摊主说一块钱一个。吴水才嫌贵，要求降价。摊主说从来不讲价，一向是卖一块。吴水才说他没钱，一块钱都没有，只有八毛钱。摊主用怜悯的目光看了吴水才一眼，卖了一个给他。吴水才几口把粑吃光了，觉得味道一般，远没有自己婆娘做的好吃。于是心疼起吃掉的八毛钱。

摊主闲下来了，就问吴水才是哪里人，来派出所做什么事。吴水才说半坡村的，牛被偷了。摊主就笑，说：“派出所哪里管得过来？”吴水才说：“派出所不管哪里管？”摊主说：“不晓得哪里管。”

吴水才蹲在路边，一会儿看派出所的门，一会儿看看门前的路，一会儿看看小摊贩。终于忍不住说：“赵所长一餐饭要吃几长时间啊？”

摊主笑了，说：“你还等赵所长啊，你知道他今天吃么事饭？”

吴水才说：“吃么事饭？”

摊主说：“今天周镇长请客，他女儿考上大学了，赵所长吃喜酒去了，你呀，等到天黑赵所长也不一定回来。”

吴水才叫了一声，站起来就走。摊主一看急了，喊住吴水才，说：“你到哪里？”

吴水才边走边说：“我去酒席上找赵所长。”

摊主跑过去拉住吴水才，说：“你这个人真不懂事。”

吴水才说：“我么样不懂事了？”

摊主说：“周镇长今天是喜事，你去做么事？你去吃喜酒吗？要是去吃喜酒，你给不给红包？一个红包一般是二百，最少也得五十，给周镇长五十你给得出手吗？就算五十你也不舍得是不是？不给红包你能白吃？不给红包又不能白吃，你去干什么？丢人现眼啦？”

吴水才一听就急了，他急了就喜欢往地上蹲。摊主看吴水才蹲在地上，就放开他，去做他的粑。

吴水才蹲在地上想儿子。儿子吴伯和几年前考上了个二本，他也请了客，当然不可能请镇长和所长，就请了亲戚和村里人。儿子的老师他也请了，但因为儿子考的学校太一般，没有一个老师去。来的最大的领导是刘村长，刘村长还送了个红包，吴水才坚决不要，刘村长坚决要给，两人推来推去，吴水才觉得不好看，就先收下了，想着等吃完喜酒再给回刘村长，没想到吃完了喜酒就把这事给忘了。刘村长来吃喜酒是给了天大的面子，村里考学的人尽管不是很多，但每年都有几个，他不是家家都去的。他送红包不过是做做样子，哪个敢真收他的红包啊？别说收红包，会做的人家，白吃白喝完了少不了还要打个包。这吴水才这么不会做人，刘村长自然就有些瞧不起他，见了面就爱理不理，有时还给点脸色看。这还是吴伯和读大学的时候，等到吴伯和毕了业，居然分配不到工作，只好去南方打工，刘村长就干脆不理睬吴水才了。吴水才后来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可是村长不领他的情，礼不收，钱不要。那二百块钱，刘村长说了，算打了水漂。

有了这么档子事，吴水才轻易不找刘村长。李书记让他找刘村长，他自然不去，去了不是找气受吗？

吴水才在派出所门口蹲得腰酸背痛，就找了块砖头垫在屁股下面，坐着等。那时卖粑的已经走了大半天了，他一个人坐在马路边，目光直直地盯着派出所门口，路过的人看了都会认真地打量一番，吴水才知道大家在看稀奇，不予理睬。眼看天就黑了，赵所长还是没有回来，吴水才估计赵所长是不会回来了，一定是喝多了，睡在酒店里了。吴水才有些后悔听了卖粑的话，应该去酒店等赵所长，等赵所长一吃完饭就拦住他，问他到底管不管自

己的牛，如果他不管呢，那就找周镇长，周镇长总该管吧。白沙镇除了住在镇上的几千口人，其他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周镇长总不能只管镇上的几千口人，而不管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吧？对于农民来说，牛就是天大的事，周镇长要管农民自然就该管他的牛了。

除了赵所长，还有周镇长，吴水才不用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赵所长身上，还可以指望周镇长，想到这里吴水才就有些高兴了，完全忘记了今天要露宿街头的事。等天完全黑透了，吴水才才紧张起来，他回不了家了。吴水才急急忙忙往河堤上赶，他指望青松还在河里运沙，他再搭一个顺风车。

到河边一看，还真有人在河床里忙碌，旁边停着两辆拖拉机。可是走近了才发现不是青松，河床里的三个人全不认识。一问，青松走了大半天了。

吴水才坐在河堤上，开始想晚上安身的地方。家是回不去了，三十多公里呢，还有一半山路，走回去天也亮了，又得往回走，不值，还不如在镇上等天亮。至于晚上露宿街头，吴水才倒不担心，早几年，他经常在外面守夜，看鱼塘和西瓜，那么大一个贩，就他一个人，他都不怕，这镇上好歹还有房子，有路灯，比大贩里人气旺得多。还有晚饭，吴水才也不担心，他都看好了，河堤下面就是菜地，有的是吃的，饿不着他。这一个晚上长着呢，等天黑尽了，大家都睡了，他就可以下到地里，由着他吃。不幸的是中午吃的那个粑有些不新鲜，一下午肚子都在咕咕叫，好在他是个草肚子，拉了一次就好了。

闲着也是闲着，吴水才抄着手在镇上溜达了一圈。镇子不大，就两条街，吴水才看到了镇政府，看到了镇中学、镇小学，还走到了四中门口。他儿子就是四中毕业的，可惜儿子读书时他一直没来过，现在儿子走了，他却来了。吴水才站在门口，偷偷往里面看了几眼，守门的看他探头探脑的，就走出来，问他找谁。吴水才说不找谁，就看看。守门的说：“有什么好看的？走，走。”吴水才有些依依不舍地离开儿子读过书的四中，回到河堤上，看着河堤下面的菜地，看着菜地就想起了自家的黄牛打碗花，不知道打碗花现在在哪里，有没有吃饱，人家是把它偷去犁田还是杀了吃肉呢？想到打碗花可能被杀了吃肉，吴水才就觉得像尖刀插在自己脖子上，他忍不住在脖子上摸了一把。

吴水才想起了细女茶花，想起茶花，心也痛了一下。打碗花对茶花有恩。茶花是死过一回的人，十二岁那年，不小心掉进了黑龙潭，三魂上了天，七魄入了地，是打碗花驮着跑了三里地，才把茶花的魂魄跑回来的。茶花跟打碗花本来感情深厚，从此天天要割一把青草，去牛栏喂牛，哪天不见个面就像丢了魂儿。前些年茶花去南方打工，舍不得呀，走的时候哭得昏天黑地，把两个眼睛哭得像红石榴。她对吴水才干交万代的：“爸，替我照顾好打碗花。爸，莫把它饿到啰。爸，莫把它渴到啰。爸，莫把它病到啰。”

吴水才嘴巴里答应着，心里却在想，人还不如牛呢。好在他对这个细女知根知底，晓得她心善，村里的细鸡细鸭细猫细狗，她从不拿指头去碰一下。要是大女儿这样啰嗦，他早一巴掌打过去了。茶花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要问起家里的畜生，花猫小胖、黑狗棍子、大花公鸡、老母鸡，问得最多的自然是打碗花。要是茶花回来，知道打碗花没了，她该怎样的伤心呢？家里三个孩子，就细女心好，儿子和大女儿，像他们的妈一样，有些没心没肺的。提起屋里的王大娘，吴水才也有些难过，早上不该打她，更不该踢她下面。虽然说要来的婆娘买来的马，任你骑来任你打，也不该这样打法。从大早出来，一整天都没回去，也没个音信，王大娘一定急疯了，也不知道她去村头望了多少回，该把脖子都望脱了。

终于到了半夜，整个镇子都陷入黑暗，只有几个路灯像鬼火一样闪着幽幽的蓝光，吴水才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两眼放出鬼火一样的蓝光。吴水才走进菜地里，心里饿得慌，手却不乱，他先扯了几个黄瓜，一块地里扯一个，这样不显眼。几个黄瓜吃下肚，感觉全变成了水，不顶饿，就去了苕地，抠红苕吃。抠了几个红苕，也懒得洗，顺手扯下几片苕叶子，擦去泥土，一顿大吃。

第二天一早，吴水才就去派出所门口，继续等赵所长。从天蒙蒙亮等到太阳当空，赵所长才骑着摩托车回来了。

吴水才知道要指望派出所找牛，就得对赵所长特别客气。他先是点头哈腰地叫了声赵所长，接着拿出烟来，散给赵所长吃。可是赵所长根本不理他，放好摩托车，也不接吴水才的烟，却叫他等着，自己进了屋里。吴水才很听话，站在外面等，又等了个把钟头，赵所长捧着一杯茶走了出来，看着吴水才说：“你叫么事名字？”

吴水才颀着脸说：“我叫吴水才，半坡村的，我昨天就来了，我的牛被人偷了。”

赵所长喝了口刚泡的浓茶，不看吴水才，却看着路对面的粑摊，喊一声：“何脑壳，端两个粑过来。”何脑壳应一声，现做了两个粑，用黄纸包着，跑着送了过来。赵所长也不接，转身进去了。何脑壳跟着进去，一会儿空着两手回来，走过吴水才面前，对他使了个眼色。

吴水才赶紧进了派出所，看见赵所长坐在柜台里，正捧着粑在吃。吴水才早就把肠子饿木了，舍不得花钱买粑吃，一直忍着。赵所长吃他的粑，吴水才装作看不见，可是粑的香味不管你看不看得见，到处跑，跑到肚子里，肚子就造反，劲头大得很，搞得吴水才拼命吞口水。

赵所长终于把粑吃完了，用包粑的黄纸擦了擦手，像投球一样把纸扔到角落里，然后拉开抽屉，摸出一个本子和一支笔。

“说吧，报么事案？”

“我的牛被人偷了。”

“我知道你的牛被人偷了，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被偷的，不对，应该是前天晚上，半夜，半夜狗叫得很厉害。”

“么事牛？”

“黄牛。”

“么事颜色？”

“黄色。”

“有什么特征？”

“左边屁股上有朵花，像打碗花。”

“你家的黄牛还挺金贵，屁股上都长花了。”

吴水才嘿嘿笑，笑了一半就止住了。一天没吃东西，笑得肚子痛。

赵所长说：“好了，我已经登记了，你回家等着，等找到了牛我就叫人通知你。”

二

吴水才在家里等了十天，没等到赵所长的任何消息。他觉得十天的日子真长，像十年。他每天去牛栏看看，坐在门槛上，盯着空洞洞的牛栏发呆。那把吃剩的草还在那儿，他盯着发黄的草看，他只要看下去，打碗花就会出来，就会伸长舌头把草往嘴里卷去，吴水才甚至能听见牛嚼草的声音，这时候他就会激动地站起来，打碗花就走了，黄黄的牛草还在地上躺着，一根没少。王大娘说吴水才是想打碗花想昏了头，想花了眼。吴水才不这样看，他觉得是打碗花在向他托梦，要他去救它。从牛栏出来，遇上冬生，他挑着空粪桶从菜地回来。

冬生说：“派出所还没信啊？”吴水才说：“有个屁，我都等了十天了。”冬生说：“你等十年牛也回不来，你得去找，派出所不管你就找镇里，镇里不管你就找县里，县里不管你就找市里，市里不管你就找省里，省里不管你就找中央。”

吴水才一听慌了，说：“我还去北京啊，那得多少钱做路费？”冬生说：“又没让你先去北京，也许你找到县里就把牛找回来了。”

吴水才心想这还差不多，县城不太远，就算没有车坐，走个两天也走得到。他心里起了些温暖的感觉，有些感谢冬生，看着冬生挑着粪桶的背影，却没有说出来。这些天他可是看了不少白眼，他丢了牛，倒像做了么事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很多人都躲着他。李书记、刘村长、苕四儿，见了他就躲，就像见了瘟神一样。当然这件事也不能尽怪大家，吴水才这些天有些发